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7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我这里的冬天

□南京王霞

小雪那天的雪,给秋天来了一个干脆的结束。这样利索地跨入冬天,在南京并不多见。这里的冬天多数是拖泥带水地来,扭扭捏捏地去。你不时就会有一种穿越季节的感受。

在南京,小雪、大雪时节,甚至整个冬天,都还时不时地落下些细雨。临窗望去,那些叶未落尽的水杉、黄了叶儿的银杏是不多的,多的是那些不落叶的香樟、木樨、冬青,在湿润的空气中静默着,微微摇晃着依旧绿得浓郁的身躯,似乎和初春时一样。行人无声地穿行其中,彩色的衣着宛如行走的花丛。把目光放远些,那些山上,树木也看不出凋零,依旧浓绿,只是厚重了些。

南京的冬天,说起来温度不算低,可是体感并不温暖,而是湿冷湿冷的。这么冷,人们还是喜欢穿得俏丽些。寒潮突然来临的那几天,人们会翻出厚重的棉服裹着。其他很多阳光灿烂的时候,人们还是喜欢轻薄些的服装。特别是爱美的女孩子,虽然怕冷,棉服下还是会穿俏丽的小裙子,长长的双腿裹在秀气的皮靴里。那长长短短的围巾在颈间点缀着,随着步姿轻快地摇曳。

有阳光的日子,特别是假日的正午,阳台或者飘窗就是人们最爱的地方。双层玻璃隔住了寒冷的空气,只有太阳温暖的味道在静静地弥散。喜静者的一杯茶、爱闲人的一盆花……手上一本书随意地翻着,耳边偶尔传来家人们零零落落的话语。困意袭来,恍恍惚惚就入了梦,梦中也许就是春暖花开开了。

南京没有集中供暖,湿冷的天气,房间里比室外还要多几分寒意。现在有空调,还有电油汀,有的人家还装上了燃气暖气。在过去,大多数人就这样挺着,连煤炉都没有。就算是条件好些的,装上煤炉,煤也是很“金贵”,哪里舍得整天烧呢,而那种蜂窝煤,晚上要把火封起来,还常有刺鼻的气味溢出,人们是不太敢放在卧室的。

有一个真实的笑话。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央石化企业,由北方刚迁到南京的时候,人们极不适应这里的冬寒。有一个北方汉子,大家都知道他粗犷剽悍,在北方,特别冷的时候,他穿得都不厚,有名的号称不怕冷。结果在南京,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戴起口罩和帽子。众人取笑,他辩白:“这倒霉的南方没有暖气,一夜睡过来,鼻子耳朵都是木的,要不是戴上帽子口罩,就都长

了冻疮了。”

可不是,冻疮令人畏惧。一旦得了,每年冬天都会复发,遇冷痛,遇热痒,还不敢抓挠。南方冬天,常有人耳朵、手背是紫红溃烂的,那就是冻疮。听了那北方汉子的话,有些人觉得有道理,于是,在这个单位的生活区里,暗暗流行起戴帽子睡觉了。

祛除夜寒有个好东西,就是水捂子。老一辈人喜欢的纯铜水捂子都成了古董,后来是橡胶热水袋,也有人用盐水瓶灌上开水来代替。冰冷的卧床,怀抱或者脚蹬一团温暖,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!现在人都喜欢用电热毯,配合着空调。如此,夜晚的梦也是可以甜暖的。

白天,老人们会端着小板凳,到避风的屋檐下,依着墙根晒着太阳聊天,手里还多半有一些炒瓜子、炸炒米这样的小吃,顺带也哄着自己没有上学的孙子孙女。暖融融的阳光,像猫咪的皮毛在脸上身上拂过。脚下,砖缝里枯黄的草中也常见嫩嫩的草芽萌生。于是,就觉得如春天一般,起码没有遥远的感觉。

太阳一落山,寒冷瞬间就把阳光带来的暖意吞噬了。下班的人们,回到冷冷的屋子里,如果吃炒菜,第二个菜没出锅,第一个已经凉了,所以人们喜欢吃热砂锅。一入一个小砂钵,粉条、丸子、皮肚,再放些青菜,炖得热气腾腾的。餐桌上,一人一钵。砂锅保温性好,不会轻易凉下来。鲜香暖腹不说,只那缭绕蒸腾的热气,晕染了暖黄的灯光,就让人觉得好温暖。

入夜的室内很冷,当空调停歇除霜的时候,寒气就从厚厚的家居服渗透进来。这种夹棉的家居服,也常有不讲究的人们穿着出去,有的带着宠物在楼下走走,有的急匆匆跑去门口的超市。虽不甚雅观,却也有几分俗世生活的亲切。人们买了瓜子、干果回来,和三两好友喝茶。热乎乎的茶水、漫无边际的闲聊,使得夜晚又多了些温情暖意。

我这里的冬天和没走远的秋天以及姗姗将来的春天,掺杂着、交织着,从人们匆匆的脚步旁偷偷地溜过。唯有当你对她心存爱念时,你才能触摸到她的心跳。原来:

我这里的冬天,就像江南小女子,外表温婉,内心却藏着小小的寂寞。

我这里的冬天,树依旧绿,山依旧青,只是少了一份花开花落的热闹。

□盐城王洪武

老亦老,能不喜欢过年?

一晃,又是一年。2025年,我83周岁了,大概也能说“老”了。可我还像孩子一样,喜欢过年,“过年的感觉真好哦!”

忆童年,总是盼过年。过年的心情就如一首童谣唱的那样:“过年好,穿新衣,戴新帽;过年好,吃饺子,放鞭炮;过年好,看焰火,好热闹……”旧时过年,即使像《白毛女》剧中杨白劳那样的贫苦百姓,也要送穷躲债,苦中找乐,赶在除夕,买了二斤面,扯上二尺红头绳,回家跟喜儿欢欢喜喜过个年呢!

如今,逢逢盛世,老有所靠喜洋洋。逢年过节,子女晚辈敬送老人的年礼不断,但说实话,新时代的老年人呵,过年真的并不在乎什么吃呀穿的,而今生活可算天天过年,要紧的实在是过春节的那种喜庆、欢乐气氛。家家人貌一新,人人喜悦开心。人老了,子女拉扯成人、各自成家立业了,他们平日难得回家多陪陪老人。过年了,孩子们一般都会像鸟儿一样“呼啦啦”地飞回老巢。一张张笑脸、一声声问候,儿孙绕膝,满屋生辉。即使有的不能回来,打打电话,聊聊视频,各自畅抒心曲,报告喜悦,展望未来,互致庆贺,那天伦之乐也一样醉人啊!

过年了,小孩要美,老人也爱俏,赶快去超市,奔商场,加网购,为自己选一套新衣,不妨再去染个发、烫个头,新年给人新气象。招待孩子的年夜饭,不要老两口再捣鼓了,去酒店订一桌,不过,为方便、卫生,自家鱼肉还得腌一些,香肠灌一些,荤素包子蒸一些,各类食材冰箱里备足些,“吃不了让孩子们兜着走。”“老窝”也要角角落落掏个干净,自己还能动,清洁工就不用请啦……忙年忙年,过年就该忙;越忙越健康,越忙越快乐。一切忙停当,孩子们玩年了,老人也爱玩呀。就是宅在家里,也能与时俱进,跟孙子孙女学学上网拍拍抖音,最好让孩子自驾到故乡、周边景点兜兜风,自可解乡愁、拓眼界、添新欢。

当然,一些老人还不能完全消除怕过年的心态。这个“怕”,不是过去缺这少那的“怕”,而是“怕”好日子自己不能好好过,感慨岁月如梭,生命苦短。其实,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,有道是“畏老老转迫,忧病病弥缚;不畏复不忧,是除老病药”。只要您热爱生活,乐观向上,重视自我保健,健康长寿是完全可能的!

吾患肺癌22个年头了,现年已比男性国人平均年龄多过了好几年。哈哈,这多活一年,便是多赚一年,年过得越多,赚得越多,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,老亦老,能不喜欢过年?

九十七元的痛

□广东广州谢雨诗

在人生的长河中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痛,有的痛如潮水般汹涌澎湃,让人难以承受;有的痛则像微风细雨,虽然轻柔,却也能在心中留下深深的痕迹。我想讲述的,是一段关于97元的痛,一段看似微不足道却又让人难以释怀的经历。

这是关于我姨妈的故事。姨妈是她们四姐妹中的老大,小时候出落得花一样,整个家属大院都夸姨妈漂亮、聪明,成绩也是数一数二。我只记得妈妈经常告诉我,那时候,姨妈和她经常穿着小白鞋,跟院里的哥哥姐姐们玩。因为外公是上世纪60年代的名牌大学生,后来又去了部队,转业后回家乡当了局长。家里的条件允许妈妈她们穿漂亮的衣服,跟同龄人一起打闹玩耍。那时候的姨妈,应该有满满的优越感。

姨妈的痛,应该是从1986年外公生病去世后开始的。外公走后,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,年仅16岁的她不得不辍学上班,这时,她初中还没毕业……

姨妈工作了一辈子,聪明好学的她深得领导们喜爱,但每一次升迁都轮不到她,只因为她没有高学历文凭。实际上,她有一次是可以提升文凭的。上世纪90年代,供电局鼓励大家提高学历,开办学习班,学完就能拿到电大的文凭,只是学费97元必须自己负责。当时的姨妈,全部工资都上交给了外婆,供养我妈妈和两个舅舅,自己每个月只有37元的加班费。这笔钱对她而言,无疑是一笔巨款,而且还要限时缴纳。权衡再三,姨妈放弃了这次学习的机会。从此,这成了她一辈子的痛。97元,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,但对于当时的姨妈来说,却如同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那是一种成长中必经的痛,是关于梦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痛,也是关于自我认知与接受现实的痛。听妈妈说,因为没有提升文凭,姨妈直至退休,依旧是最低的工资套改岗。

如今,姨妈说起这段经历,心中已经不再有当初那份痛楚。相反,她说自己感激那段经历,她由此学会了珍惜,学会了努力,也学会了在生活的风雨中,依然保持一颗热爱与追求的心。作为年轻人的我,更应该如此……

俏荸荠

□湖南临湘葛取兵

荸荠是家乡常见的东西。扁圆的小身子,顶着一瓣浅黄色的尖芽,如少年时小妹扎着的冲天辫,质朴中自有一点俏皮。

印象中,荸荠与水稻亲密无间,咫尺为邻,又互不相干。荸荠喜浅水,正好借着水稻田的水。荸荠叶绿,类似水稻,只是水稻是扁平的,荸荠是圆形的,细长如葱,叶中空,一茎直上,犹如一支支碧玉簪儿,透着秀丽、娴静、婉转。

荸荠的生长史跨越一年四季,春播夏种秋蓄冬藏,占尽日月精华、风霜锤炼。春天正是万物萌芽时节,清明前后,农人开始育苗,很快就钻出细细的嫩绿的管状叶子。夏季栽种,移入水田,与水稻相伴。选择排灌方便、地势平坦、阳光充足的田块。盛夏的阳光下,荸荠叶子齐刷刷的,绵延成一片葱葱郁郁的浓绿,摇曳生姿。水稻花香之际,它也顺势凑些热闹,开在茎叶的顶部,是穗状的青褐色的淡淡小花。花小不足观,花期又短如昙花一现,不像稻花那样恣意铺张,匆匆过客视而不见。

一场秋风,老了荷塘,寒蝉凄切。秋分意味着隐居,意味着收敛和避让,荸荠谙知其味。荸荠叶子像荷叶一样慢慢地残败了,逐渐变黄,最后变成了赭石色,枯萎,倒伏,贴在淤泥上。荸荠进入结荠期,隐伏在地下积聚力量。球茎开始形成,积聚内在能量,似乎是进入漫长的冬眠,像僧人打坐入定,蓄势待发。藏得最深,甜得最久。冬至到小寒,最适宜採收了。荸荠球茎皮色转为红褐色,味道变甜,像演出完毕的演员,把一季的风采都收拢到了泥下。一只凝聚了春夏秋冬之气的暗紫色荸荠,尚不如鸡蛋大小,却拥有沉实的泥土气息、白玉一般精纯的内质,一经水洗,犹如灰姑娘蜕变,顿时有了含蓄、静美的光泽,闪烁在寒冬。

荸荠深藏地下,缓慢的生长充满韧性,似乎就是忍者的化身。怀想少年时,站在田埂上,守望乡野,想像着泥底下荸荠的俏模样。少年呼朋引伴,找到有荸荠可采的稻田,高挽裤管,脱

下鞋子,小心翼翼地下去,手脚并用,巡回摸索,探寻泥土中深藏的荸荠,然后从水中把拖泥带水、连根带果的荸荠扯出来,扔到田埂上,岸上等不及的馋嘴孩子麻利地摘下荸荠,洗净泥沙,用牙齿一小口一小口地嗑掉薄薄的皮,然后一口吃掉,丝丝甜甜的沁凉在舌尖跳跃,那是多么享受的事。荸荠实在是具有乡村品格的水果,也是上苍对乡村孩子的厚爱与赐予。

在乡下,荸荠可生吃,也可入菜。生吃有生吃的爽口,热炒有热炒的甜脆,煲汤也有煲汤的鲜美。在我的味觉中,荸荠最好是生吃,有其特殊的质朴新鲜的味道,如春天野草之气,且入口有后味,勾引着对田野的欲望。荸荠做菜,图的也是它的清甜。最有诗情画意的吃法是和木耳荷兰豆肉片同炒,黑的是木耳,鲜的是肉片,绿的是荷兰豆,白的是荸荠,一盘菜又像是一幅画,活色生香,惹人喜爱,简直就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啊!荸荠亦可入汤,荸荠莲藕筒骨汤、糖水马蹄,还有荸荠炒虾仁、荸荠炒鸡丁。

每年春节,年是岁月的节点,更是美食的盛宴。平常人家会把荸荠切碎,包饺子或做包子吃,父亲则会做一盘荸荠团子。将荸荠去皮搓碎捣烂,加糯米、肥肉、姜葱做成团子,蒸熟,糯米粒粒晶莹剔透,入口又有荸荠的清香。荸荠团子成了我们忘不掉的水乡月色或江南乡愁。

荸荠也可制成粉,正如葛粉、藕粉、红薯粉、菱粉。用温水把荸荠粉化开,再用鲜开水快速冲倒,一边冲倒一边快速搅拌,慢慢地,白腻的荸荠粉水变成一碗半透明、可人的胶质状浓汤,软玉温香,晶莹剔透,滑若凝脂,绵绵密密地仿若要生出些氤氲的灵气和隽永。散文家车前子谓之“热胶水”,确实十分形象。

秋去,冬来。又是品荸荠的季节,年的脚步也近了。再冷的日子,因为有荸荠,彻骨的寒意中就有温暖的味道,童年的味道、父亲的味道、家的味道都一并回来了。